

直到抗战胜利，“76号”才随之彻底覆灭。

工业化与后工业化

吴蕴初在抗战之际带着设备撤往重庆，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于1946年在沪西苏州河北岸陈家渡附近设厂房，生产佛手牌天厨味精。这一现为云岭东路的所在，与苏州河南岸的天原化工厂隔河而望。

1948年，吴蕴初赴美考察。1949年5月，听说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又听说在上海，天原等厂生产一切正常，十分欣慰。1949年10月，吴蕴初到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之后，他回到上海，受到天原电化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

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实业家不止吴蕴初，还有荣毅仁。那些苏州河边荣氏家族所有的面粉厂、纺织厂，在抗战胜利后大多又归荣家经营。可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荣氏企业几乎无力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氏家族在上海的那些纺织企业、面粉厂等等，包括华生电器，通过公私合营等，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的一部分。

然而，从那时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苏州河的黑臭问题无法解决。在曾担任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张效国先生说，苏州河黑臭，是伴随着上海的工业化进程而来的。

到了1956年，苏州河黑臭到北新泾；1964年，黑臭延伸到闵行区的华漕；到了1978年，苏州河全线黑臭，当时老百姓

用六个字来形容它——黑如墨、臭如粪。”

张效国说，在苏州河黑臭问题最为严重的时候，“有人大代表视察苏州河，当场就晕倒在河边。当时真是连5分钟你都待不住，头上要冒汗，心里犯恶心。”老家在长风公园附近的强强，今年已经快50岁了。他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从强家角渡口乘坐摆渡船，只需花1分钱，就能从普陀区的光复西路摆渡到河对岸长宁区的万航渡路三角场。“这里是苏州河上最后一个摆渡口，1998年的时候摆渡船撤退，造了一座便桥供人过河。”强强说，“在摆渡船开行的年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苏州河上的黑臭。”那些摆渡船的修造所，在潭子湾。那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

20世纪末，随着棚户区拆迁，潭子湾附近造起了中远两湾城等商品房。摆渡船消失了。随着合流污水工程等的进展，苏州河水变清了。张效国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当苏州河梦清园造好后，他开始担任义务讲解员。提及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作为梦清园的名誉馆长，他说：“现在，我非常自豪地说，治理苏州河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正面展示。”

“典雅苏州河”“华彩苏州河”“秀美苏州河”，这三段，是基本贯通时苏州河岸线的三个段落，这不仅更好地体现了沿岸城市历史文脉与河滨风光，更预示着工业时代的力量之美与如今技术时代的精致之美相互碰撞，预示着生生不息的城市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王唯铭2015年时的梦想正在走入现实。在苏州河的步道上行走，高雪兰、钱凤们体会到的是——苏州河终究还是上海的母亲河。她连通长三角，又通过黄浦江连通长江，连通大海。这是文明交汇之所，这是上海梦想之地……

南连万航渡路、北跨光复西路的原沪杭铁路二号桥。摄影 / 陆元敬



今日里的轨道交通3、4号线贯通长宁区凯旋路和普陀区凯旋北路的桥梁。

摄影 / 沈琳

